

# 醒世恒言

〔明〕冯梦龙 编

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# 醒世恒言

〔明〕冯梦龙 编  
阳羨生 校点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醒世恒言/(明)冯梦龙编;阳羨生校点. —上海:  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2. 4  
(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)  
ISBN 978-7-5325-6197-1  
I. ①醒… II. ①冯…②阳… III. ①话本小说—中  
国—明代 IV. ①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04408 号

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

醒世恒言

[明]冯梦龙 编

阳羨生 校点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 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网网址: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23.5 插页 5 字数 586,000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100

ISBN 978-7-5325-6197-1

I·2434 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## 出版说明

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,虽与长篇小说一样,也是以唐宋元以来说话人的话本为渊源的,但其发生、发展却有着与前者同中有异的历程,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貌。其特点在于以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为主要背景,从不同侧面反映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,呈现出比白话长篇小说更贴近现实的灵活性;至于语言的生动通俗,也明显存有民间口头创作向文人案头创作过渡的痕迹。

诞生于明末的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,是宋元明以来流行话本的改写和结集,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。其中,明天启间冯梦龙(1574—1646)的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(合称“三言”),代表了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最初阶段,共收宋元明人话本一百二十种,而明人所作比重加多。冯氏或改定题目,删芟游词,润色文字;或仅保留原作梗概,铺陈改写,性质已同创作,“极摹人情世态之歧,备写悲欢离合之致”。于是案头小说之形态,由话本中萌生,而短篇小说的大量刊行,亦由此开始。稍晚,崇祯间凌濛初(1580—1644)受“三言”影响,先后刊行《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(合称“二拍”),因“宋元旧种,亦被蒐括殆尽”,乃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、佐谈谐者,演而畅之”,得八十篇,从而变编改旧本为文人仿话本自行创作,所谓文人“拟话本”小说至此确立。

《醒世恒言》是冯梦龙编纂的白话短篇小说集,也是“三言”中的最后一部。全书共收小说四十篇,是“三言”中包含明人创作最多的一部,从中可以窥见明代社会百态。作品在揭露封建社会种种黑暗的同时,歌颂了小人物们的可贵品质,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艺术形象,在运用市井语言方面也能得心应手。其中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、《灌园叟晚逢仙女》、《乔太守乱点鸳鸯谱》、《苏小妹三难新郎》等,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。

此次出版《醒世恒言》，用明天启七年苏州叶敬池本为底本，参校其他版本改正讹讹，以臻完善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目 录

出版说明..... 1

叙..... 1

第 一 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..... 1

第 二 卷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..... 15

第 三 卷 卖油郎独占花魁..... 25

第 四 卷 灌园叟晚逢仙女..... 58

第 五 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..... 77

第 六 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..... 89

第 七 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..... 103

第 八 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..... 122

第 九 卷 陈多寿生死夫妻..... 143

第 十 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..... 159

第 十 一 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..... 175

第 十 二 卷 佛印师四调琴娘..... 187

第 十 三 卷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..... 194

第 十 四 卷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..... 213

第 十 五 卷 赫大卿遗恨鸳鸯缘..... 225

第 十 六 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..... 248

第 十 七 卷 张孝基陈留认舅..... 269

第 十 八 卷 施润泽滩阙遇友..... 291

第 十 九 卷 白玉娘忍苦成夫..... 309

第 二 十 卷 张廷秀逃生救父..... 324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一卷 |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····· | 368 |
| 第二十二卷 |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····· | 378 |
| 第二十三卷 | 金海陵纵欲亡身·····  | 390 |
| 第二十四卷 | 隋炀帝逸游召谴·····  | 423 |
| 第二十五卷 | 独孤生归途闹梦·····  | 436 |
| 第二十六卷 | 薛录事鱼服证仙·····  | 457 |
| 第二十七卷 | 李玉英狱中讼冤·····  | 475 |
| 第二十八卷 | 吴衙内邻舟赴约·····  | 502 |
| 第二十九卷 |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····· | 519 |
| 第三十卷  |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····· | 545 |
| 第三十一卷 |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····· | 569 |
| 第三十二卷 | 黄秀才傲灵玉马坠····· | 584 |
| 第三十三卷 |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····· | 599 |
| 第三十四卷 |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····· | 612 |
| 第三十五卷 | 徐老仆义愤成家·····  | 638 |
| 第三十六卷 | 蔡瑞虹忍辱报仇·····  | 655 |
| 第三十七卷 | 杜子春三入长安·····  | 677 |
| 第三十八卷 | 李道人独步云门·····  | 697 |
| 第三十九卷 |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····· | 722 |
| 第四十卷  |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····· | 735 |

|     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492 | ····· | 卷五十一   |
| 545 | ····· | 卷六十一   |
| 585 | ····· | 卷七十一   |
| 682 | ····· | 卷八十一   |
| 808 | ····· | 卷九十一   |
| 858 | ····· | 卷一百一十二 |

## 叙

六经国史而外，凡著述皆小说也。而尚理或病于艰深，修词或伤于藻绘，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。此《醒世恒言》四十种所以继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而刻也。明者，取其可以导愚也；通者，取其可以适俗也；恒则习之而不厌，传之而可久。三刻殊名，其义一耳。夫人居恒动作言语不甚相悬，一旦弄酒，则叫号踴躍，视堑如沟，度城如槛。何则？酒浊其神也。然而斟酌有时，虽毕吏部、刘太常未有时时如滥泥者。岂非醒者恒而醉者暂乎？繇此推之，惕孺为醒，下石为醉；却噓为醒，食嗟为醉；剖玉为醒，题石为醉。又推之，忠孝为醒，而悖逆为醉；节检为醒，而淫荡为醉；耳和目章，口顺心贞为醒；而即聋从昧，与顽用嚚为醉。人之恒心，亦可思已。从恒者吉，背恒者凶。心恒心，言恒言，行恒行，入夫妇而不惊，质天地而无忤。下之巫医可作，而上之善人君子圣人亦可见。恒之时义大矣哉！自昔浊乱之世，谓之天醉。天不自醉人醉之，则天不自醒人醒之。以醒天之权与人，而以醒人之权与言。言恒而人恒，人恒而天亦得其恒，万世太平之福，其可量乎！则兹刻者，虽与《康衢》、《击壤》之歌并传不朽可矣。

崇儒之代，不废二教，亦谓导愚适俗，或有藉焉。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，以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、《恒言》为六经国史之辅，不亦可乎？若夫淫谭褻语，取快一时，貽秽百世，夫先自醉也，而又以狂药饮人，吾不知视此“三言”者得失何如也！

天启丁卯中秋，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。

家事日盛一日。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，想道：“萧家甚穷，女婿又丑。潘家又富，女婿又标致。何不把琼英、琼真暗地兑转，谁人知道？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。”主意已定，到临嫁之时，将琼真充做侄女，嫁与潘家；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，都把他去。却将琼英反为己女，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，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。琼英但凭叔叔做主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谁知嫁后，那潘华自恃家富，不习诗书，不务生理，专一嫖赌为事。父亲累训不从，气愤而亡。潘华益无顾忌，日逐与无赖小人酒食游戏，不上十年，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，寸土俱无。丈人屡次周给他，如炭中沃雪，全然不济。结末迫于冻馁，瞒着丈人，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。王奉闻知此信，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养老，不许女婿上门。潘华流落他乡，不知下落。那萧雅勤苦攻书，后来一举成名，直做到尚书地位；琼英封一品夫人。有诗为证：

目前贫富非为准，久后穷通未可知。

颠倒任君瞞昧做，鬼神昭鉴定无私。

看官，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？只为世人但顾眼前，不思日后，只要损人利己。岂知人有百算，天只有一算。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，天未必随你走哩！还是平日行善为高。今日说一段话本，正与王奉相反，唤做《两县令竞义婚孤女》。

这桩故事，出在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季。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，改元广顺，虽居正统之尊，未就混一之势。四方割据称雄者还有几处，共是五国三镇。那五国？

周郭威，南汉刘晟，北汉刘旻，南唐李昇，蜀孟知祥。

那三镇？

吴越钱缪，湖南周行逢，荆南高季昌。

单说南唐李氏有国，辖下江州地方，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

## 醒世恒言 第一卷

###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

风水人间不可无，也须阴鹭两相扶。

时人不解苍天气，枉使身心着意图。

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，有一人姓王名奉，哥哥姓王名春。弟兄各生一女，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，王奉的叫做琼真。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，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之子萧雅：都是自小聘定的。琼英方年十岁，母亲先丧，父亲继歿。那王春临终之时，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，嘱付道：“我并无子嗣，只有此女，你把做嫡女看成。待其长成，好好嫁去潘家。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，尽数与之。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，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。莫负吾言！”嘱罢，气绝。殡葬事毕，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，与女儿琼真作伴。

忽一年元旦，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。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，如美女一般，人都称玉孩童；萧雅一脸麻子，眼眦齿龋，好似飞天夜叉模样。一美一丑，相形起来，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，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。况且潘华衣服炫丽，有心卖富，脱一通，换一通。那萧雅是老实人家，不以穿着为事。常言道：“佛是金装，人是衣装。”世人眼孔浅的多，只有皮相，没有骨相。王家若男若女，若大若小，那一个不欣羡潘小官人美貌，如潘安再出，暗暗地颠唇簸嘴，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。王奉自己也看不过，心上好不快活。

不一日，萧别驾卒于任所，萧雅奔丧，扶柩而回。他虽是个世家，累代清官，家无余积，自别驾死后，日渐消索。潘百万是个暴富，

得所欠官粮尚多，欲待替他赔补几分，怕钱粮干系，不敢开端惹祸。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，慌忙带了银子，到李牙婆家，问要多少身价。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，养娘十六岁，只判得三十两，月香十岁，到判了五十两。却是为何？月香虽然年小，容貌秀美可爱，养娘不过粗使之婢，故此判价不等。贾昌并无吝色，身边取出银包，兑足了八十两纹银，交付牙婆，又谢他五两银子，即时领取二人回家。李牙婆把两个身价，交纳官库。地方呈明石知县家财人口，变卖都尽。上官只得在别项那移赔补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，没一刻不啼啼哭哭。今日又不认得贾昌是什么人，买他归去，必然落于下贱，一路痛哭不已。养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今番到人家去，不比在老爷身边，只管啼哭，必遭打骂。”月香听说，愈觉悲伤。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，领到家中，与老婆相见，对老婆说：“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，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。我当初若没有恩人，此身死于缢縲。今日见他小姐，如见恩人之面。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，教他两个住下，好茶好饭供待他，不可怠慢。后来倘有亲族来访，那时送还，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。不然之时，待他长成，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一夫一妇，嫁他出去，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。那个养娘，依旧教他伏侍小姐，等他两个作伴，做些女工，不要他在外答应。”月香生成伶俐，见贾昌如此分付老婆，慌忙上前万福道：“奴家卖身在此，为奴为婢，理之当然。蒙恩人抬举，此乃再生之恩，乞受奴一拜，收为义女。”说罢，即忙下跪。贾昌那里肯要他拜，别转了头，忙教老婆扶起，道：“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，这蝼蚁之命，都出老相公所赐。就是这位养娘，小人也不敢怠慢，何况小姐！小人怎敢妄自尊大。暂时屈在寒家，只当宾客相待，望小姐勿责怠慢，小人夫妻有幸。”月香再三称谢。贾昌又分付家中男女，都称为石小姐。那小姐称贾昌夫妇，但呼贾公、贾婆。不在话下。

原来贾昌的老婆，素性不甚贤慧，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

知县，姓石名璧。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，流寓建康。四旬之外，丧了夫人，又无儿子，止有八岁亲女月香和一个养娘随任。那官人为官清正，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。又且听讼明决，雪冤理滞，果然政简刑清，民安盗息。退堂之暇，就抱月香坐于膝上，教他识字；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、蹴鞠，百般顽耍，他从旁教导。只为无娘之女，十分爱惜。

一日，养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球儿为戏。养娘一脚踢起，去得势重了些，那球击地而起，连跳几跳的溜溜滚去，滚入一个地穴里。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，原是埋缸贮水的所在。养娘手短揽他不着，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儿。石璧道：“且住！”问女儿月香道：“你有甚计较，使球儿自走出来么？”月香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有计了！”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，倾在穴内，那球便浮在水面。再倾一桶，穴中水满，其球随水而出。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儿的聪明，见其取水出球，智意过人，不胜之喜。

闲话休叙。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，谁知命里官星不现，飞祸相侵。忽一夜仓中失火，急去救时，已烧损官粮千余石。那时米贵，一石值一贯五百。乱离之际，军粮最重。南唐法度，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，即行处斩。只为石璧是个清官，又且火灾天数，非关本官私弊，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。唐主怒犹未息，将本官削职，要他赔偿，估价共该一千五百余两。把家私变卖，未尽其半。石璧被本府软监，追逼不过，郁成一病，数日而死。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，少不得着落牙婆官卖，取价偿官。这等苦楚，分明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却说本县有个百姓，叫做贾昌，昔年被人诬陷，坐假人命事，问成死罪在狱。亏石知县到任，审出冤情，将他释放。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，无从报效。一向在外为商，近日方回，正值石知县身死，即往抚尸恸哭，备办衣衾棺木，与他殓殓。合家挂孝，买地营葬。又闻

来担，难道要老娘送进房去不成？”贾公道：“我原说过来，石家的养娘，只教他在房中与小姐作伴，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，谁要他出房担饭？前日那养娘噙着两眼泪在外街汲水，我已疑心，是必家中把他难为了，只为匆忙，不曾细问得。原来你恁地无恩无义，连石小姐都怠慢。见放着许多荤菜，却教他吃白饭，是甚道理？我在家尚然如此，我出外时，可知连饭也没得与他们吃饱。我这番回来，见他们着实黑瘦了。”老婆道：“别人家丫头，那要你恁般疼他！养得白白壮壮，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么？”贾公道：“放屁！说的是什么话！你这样不通理的人，我不与你讲嘴。自明日为始，我教当直的每日另买一分肉菜供给他两口，不要在家火中算帐，省得夺了你的口食，你又不欢喜。”老婆自家觉得有些不是，口里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几句，便不言语了。从此贾公分付当直的，每日肉菜分做两分，却叫厨下丫头们，各自安排送饭。这几时，好不齐整。正是：

人情若比初相识，到底终无怨恨心。

贾昌因牵挂石小姐，有一年多不出外经营。老婆却也做意修好，相忘于无言。月香在贾公家，一住五年，看看长成。贾昌意思要密访个好主儿，嫁他出去了，方才放心，自家好出门做生理。这也是贾公的心事，背地里自去勾当，晓得老婆不贤，又与他商量怎的？若是凑巧的，赔些妆奁嫁出去了，可不干净？何期姻缘不偶，内中也有缘故：但是出身低微的，贾公又怕辱莫了石知县，不肯俯就；但是略有些名目的，那个肯要百姓人家的养娘为妇？所以好事难成。贾公见婚事不就，老婆又和顺了，家中供给又立了常规，舍不得担阁生意，只得又出外为商。未行数日之前，预先叮咛老婆有十来次，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养娘两口。又请石小姐出来，再三抚慰，连养娘都用许多好言安放，又分付老婆道：“他骨气也比你重几百分哩！你切莫慢他。若是不依我言语，我回家时，就不与你认夫妻了。”又唤当直的和厨下丫头，都分付遍了，方才出门。

巧，自己无男无女，有心要收他做个螟蛉女儿。初时甚是欢喜，听说宾客相待，先有三分不耐烦了。却灭不得石知县的恩，没办法，依着丈夫言语，勉强奉承。后来贾昌在外为商，每得好绸好绢，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穿。比及回家，先问石小姐安否。老婆心下渐渐不平。又过些时，把马脚露出来了。但是贾昌在家，朝餐夕餐，也还成个规矩，口中假意奉承几句。但背了贾昌时，茶不茶，饭不饭，另是一样光景了：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杂使，不容他一刻空闲；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指还他，倘手迟脚慢，便去捉鸡骂狗，口里好不干净哩。正是：

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养娘受气不过，禀知小姐，欲待等贾公回家，告诉他一番。月香断然不肯，说道：“当初他用钱买我，原不指望他抬举。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处，却与贾公无干。你若说他，把贾公这段美情都没了。我与你命薄之人，只索忍耐为上。”

忽一日，贾公做客回家，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，面庞比前甚是黑瘦了。贾公道：“养娘，我只教你伏侍小姐，谁要你汲水？且放着水桶，另叫人来担罢。”养娘放了水桶，动了个感伤之念，不觉滴下几点泪来。贾公要盘问时，他把手拭泪，忙忙的奔进去了。贾公心中甚疑，见了老婆，问道：“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么？”老婆回言：“没有。”初归之际，事体多头，也就阁过一边。

又过了几日，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，回来不见老婆在房，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。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，也没有托盘，右手拿一大碗饭，左手一只空碗，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。贾公有心，闪在隐处看时，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。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，一些荤腥也没有，那时不往厨下，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。向门缝里张时，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，心中大怒，便与老婆闹将起来。老婆道：“荤腥尽有，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。那丫头自不

主母，贾婆也不是你叫的。”月香听得话不投机，含着眼泪，自进房去了。那婆娘分付厨中，不许叫“石小姐”，只叫他“月香”名字。又分付养娘，只在厨下专管担水烧火，不许进月香房中。月香若要饭吃时，得他自到厨房来取。其夜，又叫丫头搬了养娘的被窝，到自己房中去。月香坐个更深，不见养娘进来，只得自己闭门而睡。

又过几日，那婆娘唤月香出房，却教丫头把他的房门锁了。月香没了房，只得在外面盘旋，夜间就同养娘一铺睡。睡起时，就叫他拿东拿西，役使他起来。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月香无可奈何，只得伏低伏小。那婆娘见月香随顺了，心中暗喜，蓦地开了他房门的锁，把他房中搬得一空。凡丈夫一向寄来的好绸好段，曾做不曾做得，都迁入自己箱笼，被窝也收起了不还他。月香暗暗叫苦，不敢则声。

忽一日，贾公书信回来，又寄许多东西与石小姐。书中嘱付老婆：“好生看待，不久我便回来。”那婆娘把东西收起，思想道：“我把石家两个丫头作贱勾了，丈夫回来，必然厮闹。难道我惧怕老公，重新奉承他起来不成？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养着，不知作何结束！他临行之时说道，若不依他言语，就不与我做夫妻了，一定他起了什么不良之心。那月香好副嘴脸，年已长成，倘或有意留他，也不见得。那时我争风吃醋便迟了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他两个卖去他方，老亡八回来也只一怪。拚得厮闹一场罢了，难道又去赎他回来不成？好计，好计！”正是：

眼孔浅时无大量，心田偏处有奸谋。

当下那婆娘分付当直的：“与我唤那张牙婆到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不一时，当直的将张婆引到。贾婆教月香和养娘都相见了，却发付他开去，对张婆说道：“我家六年前，讨下这两个丫头，如今大的忒大了，小的又娇娇的，做不得生活，都要卖他出去，你与我快寻个主儿。”

临歧费尽叮咛语，只为当初受德深。

却说贾昌的老婆，一向被老公在家作兴石小姐和养娘，心下好生不乐，没奈何，只得由他，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昏闷之气。一等老公出门，三日之后，就使起家主母的势来。寻个茶迟饭晏小小不是的题目，先将厨下丫头试法，连打几个巴掌，骂道：“贱人！你是我手内用钱讨的，如何恁地托大！你恃了那个小主母的势头，却不用心伏侍我？家长在家日，纵容了你，如今他出去了，少不得要还老娘的规矩。除却老娘外，那个该伏侍的？要饭吃时，等他自担，不要你们献勤，却担误老娘的差使！”骂了一回，就乘着热闹中，唤过当直的，分付将贾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钱干折进来，不要买了。当直的不敢不依。且喜月香能甘淡薄，全不介意。

又过了些时，忽一日，养娘担洗脸水迟了些，水已凉了，养娘不合哼了一句。那婆娘听得了，特地叫来发作道：“这水不是你担的，别人烧着汤，你便胡乱用些罢！当初在牙婆家，那个烧汤与你洗脸？”养娘耐嘴不住，便回了几句言语道：“谁要他们担水烧汤！我又不是不曾担水过的，两只手也会烧火，下次我自担水自烧，不费厨下姐姐们力气便了。”那婆娘提醒了他当初“曾担水过”这句话，便骂道：“小贱人！你当先担得几桶水，便在外面做身做分，哭与家长知道，连累老娘受了百般呕气。今日老娘要讨个帐儿。你既说会担水，会烧火，把两件事都交在你身上，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担，不许缺乏；是火都是你烧，若是难为了柴，老娘却要计较。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长回家时，你再啼啼哭哭告诉他便了，也不怕他赶了老娘出去！”月香在房中，听得贾婆发作自家的丫头，慌忙移步上前，万福谢罪，招称许多不是，叫贾婆莫怪。养娘道：“果是婢子不是了。只求看小姐面上，不要计较。”那老婆愈加忿怒，便道：“什么小姐，小姐！是小姐，不到我家来了！我是个百姓人家，不晓得小姐是什么品级，你动不动把来压老娘。老娘骨气虽轻，不受人压量的！今日要说个明白，就是小姐也说不得，费了大钱讨的。少不得老娘是个

子，止生此女，小字瑞枝，方年一十七岁，选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。此时九月下旬，吉期将近。钟离公分付张婆，急切要寻个陪嫁。张婆得了贾家这头门路，就去回复大尹。大尹道：“若是人物好时，就是五十两也不多。明日库上来领价，晚上就要过门的。”张婆道：“领相公钧旨。”当晚回家。与外甥赵二商议，有这相应的亲事，要与他完婚。赵二先欢喜了一夜。次早，赵二便去整理衣褶，准备做新郎。

张婆到家中，先凑足了二十两身价。随即到县，取知县相公钧帖，到库上兑了五十两银子。来到贾家，把这两项银子交付与贾婆，分疏得明明白白。贾婆都收下了。少顷，县中差两名皂隶，两个轿夫，抬着一顶小轿，到贾家门首停下。贾婆初时都不通月香晓得，临期竟打发他上轿。月香正不知教他那里去，和养娘两个，叫天叫地，放声大哭。贾婆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和张婆两个，你一推，我一掇，掇他出了大门。张婆方才说明：“小娘子，不要啼哭了。你家主母，将你卖与本县知县相公处做小姐的陪嫁。此去好不富贵！官府衙门，不是耍处，事到其间，哭也无益。”月香只得收泪，上轿而去。轿夫抬进后堂，月香见了钟离义，还只万福。张婆在旁道：“这就是老爷了，须下个大礼！”月香只得磕头，立起身来，不觉泪珠满面。张婆教他拭干了泪眼，引入私衙，见了夫人和瑞枝小姐。问其小名，对以“月香”。夫人道：“好个‘月香’二字，不必更换，就发他伏侍小姐。”钟离公厚赏张婆。不在话下。

可怜宦室娇香女，权作闺中使令人。

张婆出衙，已是酉牌时分，再到贾家，只见那养娘正思想小姐，在厨下痛哭。贾婆对他说道：“我今把你嫁与张妈妈的外甥，一夫一妇，比月香到胜几分，莫要悲伤了！”张婆也劝慰了一番。赵二在混堂内洗了个净浴，打扮得帽儿光光，衣衫簇簇，自家提了一碗灯笼前来接亲。张婆就教养娘拜别了贾婆。那养娘原是个大脚，张婆扶着步行到家，与外甥成亲。